

近些年 教育兴起了浮躁之风。

教育本来是很实在、很朴素的事,现在动不动就弄成“辉煌的事业”。不少局长、校长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弄出“动静”,引起“轰动效应”。于是,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,蓝图一个比一个宏伟,“三年打造名校”之类的豪言满天飞,建设“国内领先,国际一流”、占领“教育高地”之类的壮语如雷贯耳——不是说政府不应该规划教育前景,但你是否真能做得到?是否浮夸?退一万步说,你真的做得到,请先做了再说,好不好?不,人家要的就是这个声势,要的就是抢眼球、抢耳朵呢!

一次,一位领导来我校参观时间:“你们学校有什么特色没有啊?”我认真地说:“没什么特色。”他一愣:“嗯?怎么会没特色呢?”我略微踌躇了一下,还是鼓起勇气说:“教育其实很朴实,就是认认真真把每一个班带好,把每一堂课上好,把每一个孩子教好。一切围着这些去做,需要‘特色’干什么呢?特色是自然而然形成的,需要实践的提炼,需要时间的积淀。我们学校创办才几年,我没想过为特色而特色,也不必刻

意搞什么‘特色’。”

当时,我想到叶圣陶先生说的话:“教育是农业”。农业者,春风化雨顺其自然也。你去问问任何一个农民:“你种庄稼的特色是什么?”他肯定也会说:“什么特色?不就是松土、播种、施肥、除草,把每一亩田种好吗?”

农民对土地,唯有朴素实干,最来不得半点浮躁,如果浮躁,他将颗粒无收,来年是要饿肚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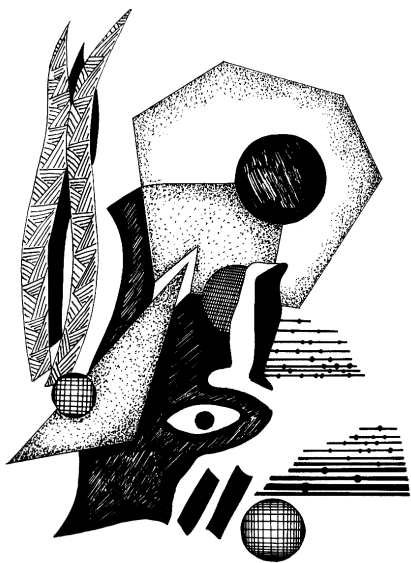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这些领导到其他学校去,会听到不少校长讲“特色”,什么这个“理念”,那个“模式”,包括用各

种数字归纳的办学理念,比如“321办学模式”、“452课堂”等,还有以各种词语命名的“××教育”,甚至“全校学生都有礼貌”也成了“素质教育的特色”。

我知道学校文化的育人功能,也知道学校特色的重要性,但我认为,这一切都应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,不能靠包装、靠炒作,更不能靠牵强附会的“打造”——我对“打造”这个词一直腹诽,教育,无论对教师提升而言还是对学生成长来说,都应该像润物细无声那样自然,而且需要一个不动声色潜移默化过程。可现在,居然可以像锻造什么模具的机械作业一样,“哐当”一声,就可以“打造”出来了。

教育之浮躁,由上可见一斑。

现在一些学校的教育课题研究,堪称“浮躁总动员”,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课题“领先国内”,“提出了”什么什么“教育模式”,“率先研究了”什么什么的,反正也没人去核实。本来,既然是科学研究,就必然存在着成功和失败的双重可能,而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来说,失败也是有意义的。可是,中国的教育“课题实



为教为师莫浮躁

• 四川成都 李镇西



验”无论其过程如何,一旦到期,专家验收,均宣布“取得了预期的成果”,所有的“教育科研课题”一旦立项开题,定会成功,而绝不会失败。试问,这么多年来,全国中小学承担了多少“课题实验”?这些课题有哪一项被宣布过“实验失败”?人们常说“春华秋实”,可我们好些教育科研课题却“华而不实”——“华而不实”,不就是浮躁吗?

现在媒体发达,所以学校特别热衷于媒体报道,有些很简单的事,也非要弄个惊天动地,谓之“打造品牌”。学生参加考试必须诚实,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?老师对学生进行考前教育,是学校教育的分内事,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但一些学校非要弄个声势浩大的宣誓不可:旭日东升,国旗猎猎,数千孩子庄严地举起右手:“我宣誓,我一定遵守考场纪律……”不就是例行考试吗?如此造势也罢了,问题是还大呼小叫地把各级媒体请来:电视台,报纸,广播……呼啦啦全部对着数千举拳的孩子。第二天,各媒体赫然报道:“某学校举行诚信考试”——好像这世界上还专门有“不诚信考试”。考试诚信做到了,本来应该是默无声息,让孩子觉得这是做人起码的底线,可现在弄成这样,孩子没作弊好像成了英雄。其实,学校所在乎的,首先不是诚信教育,而是舆论关注,社会关注,是学校名字在媒体频繁出现。“轰动效应”才是学校真正的追求。

现在的各类教育研讨会也越来越敢用大词了,本来不过就是一个

教育工作会议,偏说成“研讨会”,现在说“研讨会”过时啦,改叫“论坛”,而且是“高峰论坛”、“卓越论坛”,眼下干脆叫“教育峰会”。我想,既有“高峰会议”就应该有“低峰会议”呀,就像有“高级中学”就有“初级中学”一样嘛!但迄今为止,我还没看见谁组织过“低峰论坛”。此外,动不动就“国际论坛”,虽然可能也就来了一个外国人,而且还是生于中国、长于华夏、后来留学他国加入外籍的“华裔”,哪怕他一言不发,就在开幕式上坐坐主席台,这个论坛就足以“国际”啦!

我不无忧虑地看到,这种浮躁风气已经严重影响着年轻教师的成长。

几年前,朋友吴非在一篇题为《力戒浮躁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:

——不要动不动就吹牛,说自己做的事全是“史无前例”,“开创性工作”,“成功地改造了什么”、“填补了什么空白”……你把本领域的文献全看过了吗?你把中国的、外国的“史”全读了吗?

——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当作“成果”的,不要动不动就归纳自己的“教学法”,不要过早地归纳自己的什么“三个特点”、“八个一”、“两大贡献”。在中国近百年的语文教育史上,这些东西连昙花一现的资格也没有,绝大多数灰飞烟灭。

我也看到一些年轻教师说“第一个提出了”什么什么,“率先提出”什么什么。这太狂妄了吧,就像吴非所说,难道你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所有史籍和文献都读过了?否则,你

怎么有底气这样说呢?你凭什么如此勇敢?我看,只能说你因无知导致无畏。

我还经常见到什么什么“领军人物”的提法,好像现在中国教育“军阀混战”,谁封你为“司令”了?还有动辄就“十大”什么什么“新锐人物”——现在各种评选也越来越泛滥,类似于倪萍的“共和国脊梁奖”,连随便一个培训机构的研讨会都可以评选出“中国当代教育十大有创新力的班主任”之类的“大奖”,评选出“全国论文大赛一等奖”之类。这样的奖状(牌或杯),你好意思拿出手吗?

我们的年轻老师真是赶上“好时代”了,现在要弄个“全国”什么“称号”或“十大”什么“人物”真是不难。可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,年轻人真的能够健康成长吗?

我去参加一些培训会,喜欢看专家的简介;看报纸杂志上的专栏文章,喜欢看作者介绍;有时拿到新书,也喜欢看封二印的作者简介。那上面有些文字朴素,有的文字夸张。看到有些夸张的文字我就发笑,因为我知道这些文字大都是作者自己写的,只不过改以第三人称的口气,让人感觉是别人在介绍他。这些文字除了姓名、工作单位、专业背景、荣誉称号等必要的信息之外,还有类似于“国内第一个创立”、“领军人物”、“××教育流派创始人”、“在国际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”、“是目前基础教育界不可多得的青年专家”、“最具潜力和创造力的青年教

育家”的评语,真不嫌肉麻。如此沉着冷静地把这些话写出来,然后提供给培训机构和书报刊出版单位,心理素质太好啦!

现在,一些年轻教师出书也浮躁。有的年轻人从名家的著作中东摘一段,西抄一节,找一个“新颖”的角度,一本教育专著就诞生了。过去写作还需要“剪刀加浆糊”,现在网络时代,只需鼠标,工艺流程简单了,出书也容易了。你也没法告他剽窃,人家是“编著”。这样的书“编著”多了,作者也就成“著名教育专家”了,名利双收。某书商以“学习研究”的名义大量“引用”我著作中的观点和做法,把我书中的“我认为”改成“李镇西老师认为”,居然就编著了一本《向李镇西学什么》呢!

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宣传报道是“表扬与自我表扬”齐头并进。某杂志编辑告诉我,一位小有成绩的年轻班主任以“本刊记者”的语气,为自己写了一篇长篇通讯,杂志给登出来了。我实在不懂该杂志为什么要登。据说该文反响“强烈”,一颗“新星”从此冉冉升起了。现在,这位自己表扬自己的班主任四处讲学,接受崇拜,俨然一副“国内新生代班主任专家”的派头。

年轻教师名片虚浮的也不少。曾有一个年轻人拿出名片递给我,上写“《中国当代青年教育家辞典》入选人选”。我一看笑了。这种骗局20年前就开始流行了,至今依然有市场,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年轻人热衷追逐。我理解他们渴望功名成就

的心情,但我要奉劝他们,如此做法只会适得其反,最终不但事业无成,而且很可能毁了自己的名声。所以,吴非说教师是“高危职业”,恐怕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。

我说别人,其实也是讲自己——我何尝没有被这种浮躁之风熏昏过?

应该说,我还没有完全被名利熏昏,至少是半清醒的。比如,拙著上的作者简介,我尽量写得朴素简洁;又比如,我至今拒绝“教育家”的称呼,为此专门写过《我不是教育家》的文章;还比如,每到一地讲学,我总是要纠正主持人诸如“著名”之类的一些溢美之词。比如,我多次否认而且永远否认我有原创的教育思想,相反,我多次声明也将持续不断地声明,我没有任何一丁点儿原创的教育思想。我说,迄今为止,我的所有实践都是孔子、孟子、陶行知、卢梭、马卡连柯、苏霍姆林斯基、阿莫纳什维利等前人教育思想的实践,有时是创造性实践,更多的时候连“创造性”都没有。不过,我并不因此自卑,因为我执着地认为,教育真理几乎已经被孔子、苏格拉底等我们的先人说尽了,可供我们“发展”的“创新”的空间已经不多了。现在,一些所谓专家的“首创”,不过是变着花样说着古人的观点,语言虽现代但意思都是一样,比如把“因材施教”说成“多元智能”,把“温故而知新”说成“建构主义”,把“教学相长”说成“师生互动”,把“有教无类”说成“全纳教育”,把“智力”说成“智商”,把“演变”说成“嬗变”……

我说我是“半清醒”的,也说明自己还有一半不清醒,因为有时候我也自觉不自觉地把持不住内心的沉静。

前几天,读到网上一篇署名为“缪奇恩”文章,题目是《读〈爱心与教育〉有感》。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夸我,而是对出版社在《爱心与教育》封面上赫然印上诸如“著名教育家、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、一本改变千万教师的教育名著、一首感动广大读者的教育诗、一个永远美丽的教育童话”的广告语提出了批评。我不认识这位作者,但我非常感谢他的直言。他说:“我想斗胆拷问一下出版社,封面封底之言,你们是否深思熟虑过,是否经过先生的点头?你们知不知道,这些高调言论可能已经给先生的声誉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。那些溢美之词有很多人不敢苟同,毕竟不是你们出版社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啊!……大家都知道,我们中国大大小小的媒体,对明星名家历来只有两种宣传,要么一味奉承吹捧,要么一棒封杀打压,但不一样的做法,却逃脱不了一样的结果。这是我们的悲哀。作为一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出版社,你们应该不会不懂吧。请你们对我们国宝级的教育家李镇西先生的宣传万万不可捧杀,要慎之又慎啊,有些称谓和头衔不是某些重要人物和媒体的强加所能达到的期望,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。让历史来见证一切吧!出版社,请你们好好深思,高抬贵手,还我们一个值得千千万万教师仰慕的教育大家吧!”



农村女生群体值得关注

● 安徽五河 杨 皖

我在农村中学任教多年，也许是女教师，和女生的交往比较密切，感情也较为深厚，自然对她们身边发生的事关注得多一些。我教过的两位女生在上大学前夕，不约而同

地对我说过同样一句话：“杨老师，没有您的关心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听了她们的话，我除了欣慰，更多的是感慨。我想先说说她们的故事。

先说小A吧。小A的家庭不重视

女孩读书，小学时她便辍过学，所以进中学时她比班上其他同学的年龄大些，再加上她身材偏胖，脸上有“痘痘”，有时会引来同学异样的目光。她特自卑，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

15

这些文字，既让我忍不住叫好——因为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，又让我有些惭愧——这些话我早就对出版社说过呀，但我没有坚持。当初我看到《爱心与教育》《做最好的老师》《做最好的家长》《做最好的班主任》《李镇西班级管理日志》（这些书都是出自同一出版社的封面时，是吃惊不小的。那些称谓、那些赞誉、那些褒扬，我觉得太夸张了，的确无法承受。对“北有魏书生，南有李镇西”的说法，我也不能接受：一、魏老师的境界远远比我高；二、我为什么要和他比呢？我曾给编辑说我的想法，说封面这些话太

夸张了，不好。但出版社明确说封面上写些“狠话”这是发行销售的需要，反正不是你说的，是我们印的。我最终没有坚持我的意见，因为“发行销售”事关经济利益，我内心深处的“利益驱动”让我不好说什么，也就默认了。

但我一直为此惴惴不安。我虽然写文声称“我不是教育家”，却默许自己的著作封面赫然印上“著名教育家”，这不是讽刺吗？当我在告诫年轻人不要浮躁时，我自己不也浮躁吗？为了著作的“销售量”而不惜红着脸接受“著名教育家”的头衔，看来我也不是真正的朴素淡定。

现在我已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和出版社明确表示：千万不要在封面上写那些“狠话”了。

其实，“著名教育家”五个字真能给我带来多少“销售量”吗？如果真的如此，那这五个字也太轻飘了——简直是在玷污“教育家”这个在我心目中无比神圣的称号。关键是，销售量所带来的稿费 and 纯正清白的名声相比，哪个更重要？

谨以此文再次提醒自己守住一颗朴素的教育心，并与各位教育同行特别是年轻的教师共勉。

（原载《班主任之友》）

2012.2 教育文汇